

憶齊老師思貽——

記一位專默精誠的佛學者並及我的留學生涯

唐龍

本年四月八日獲沈先生家楨發自紐約澤西的一份「美國佛教會會員通訊」，讀到其中一則消息：

「已故齊思貽教授捐一萬五千元指定整理本會圖書，使和世界宗教研究院之圖書館可以採用同一制度，將來可彼此通用，該款已收到。」

始知吾師業已辭世。初覺霹靂起於晴空，如夢如幻；繼而心緒起伏，不怡者累日。我在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前一年（一九七一）有心留美，申請的學校包括印地安那和哥倫比亞大學等。我寫信給印大東亞語言文學系索取申請表格時述及我久為慧炬月刊（今改稱「雜誌」）主編而碩士論文乃有關佛家傳記資料等事。這信經轉交齊教授，他回信說，「我們系裏原則上不收中國學生，但是由於你的學術背景，我們鼓勵你提出申請，並願見到你的研究計劃。申請表已請校方寄出。」

我在大學時曾贏得趙忍庵居士委由慧炬主辦的金剛經論文比

賽首獎，經該刊周董事長宣德羅致主持編務。因此我就以金剛經為中心，寫了研究計劃，齊教授讀後說是印象深刻 impressed。

然而入學許可久候不至，我寫信去問他，他回信說為我打電話問過研究院當局，不久便可分曉。及至印地安那和哥倫比亞的入學許可都先後到了，我却因事不能於一九七二年入秋季班，而希望延至次年初入學，印大照准，而哥大只收秋季班學生，因此必須順延一年。一九七三年一月我克服諸般困難，終於成行；一個人摸索到印大時剛好是十四號，星期天下午。好在一間雙人房的學生宿舍早經申請，睡過一晚，便去東亞系所在的古德巴底樓 Goodbody Hall 見系主任到教授玉汝；我對遲遲入學表示歉意，他則於我能來深表喜悅和歡迎，並說系裏又收到一份台大學生的申請表。我因問及不收中國學生一事，他說：「倒也不是不收，只是有些中國學生以為東亞系好混，藉以出國；在這裏既學不到什麼高深的中文，到時候連一篇英文學期論文也提不出——齊教授佛學

素養深厚，你跟他寫論文是非常好的。」他隨即撥了一個電話到齊教授家：「唐龍同學在系裏，你來一下吧；他完全是欽仰老兄的學問來的呀。」線的那一頭說馬上就到。個子不高，就在中國人中也算稍矮；不瘦，還沒有到發胖的程度；額頭闊廣，面色光潤；戴副眼鏡，鏡片滿厚的；嘴唇略闊，講起話來未能滔滔不絕，每三言兩語，就帶此個「呃——呃——」，然而他是牛津和劍橋的雙料博士，肚子裏一定有很多東西。這是我初見齊老師的印象。他說本學期不開佛學的課，但是如果我選獨立研究 independent study（或稱個別研究 individual study），就可以自行決定課程內容，那多少可以取代佛學課；另外他開語言學，可以一選。至於其他的課可以找柳無忌教授（名報人柳亞子哲嗣，以寫英文「中國文學史」等而知名，當時是研究生指導）談談。告別時他和我約定次日中午來宿舍接我「吃個便飯」。我以為是去他家裏，或者到那一家中餐館解饞，然而不是，我們去的是學生活動中心 Student Union 餐廳吃自助餐，他選了一張靠櫃檯的桌子，先為遲到而頗致歉意，又指向餐廳中央的幾張棹子說，那都是些院長、系主任，我不喜歡往那邊坐，太拘束了。聽起來他是跟我這窮學生坐在一起才得自在了；又似乎他是這裏的常客。這頗使我想起德國大哲人康德（一七二四——一八〇四），康氏於女性的期許偏低，終其一生沒有成家，所以總在餐館用餐。齊老師問我和柳教授討論選課的情形；我說柳教授要我先選法文，又推薦比舍普 Bischoff 教授的古文選讀，齊老師說比教授十分善待學生，他要請他對我多加關照。那餐廳供應的雖不外是生菜沙拉、肉餅、果凍、冷飲之類，可是非常軒敞明亮，天花板下懸垂著多面旗幟，記不得是否各國國旗。我問齊老師通常一餐的花費是多少，他說兩塊多錢，我不免暗自責備，抵美時在機場的一餐吃掉了四塊多錢（七十三年的一美元約兌四十台幣），實為浪費。

齊老師開車送我回宿舍，我竟不自慚形穢，冒昧地說：「那

天請老師到我們餐廳吃個飯吧？」他問道：「哦，外人可以來嗎？要額外付錢吧？」「是的，兩塊七毛五」現在不敢確定這數字對不對；只能說若吃得慣的話，宿舍的伙食還過得去，至少叫人吃飽而有餘。那時連吃帶住（雙人房，星期天晚及例假不開伙）一學期大約是五百多塊錢，單買一餐當然貴些。齊老師對我的提議未置可否，而我也沒有積極安排這件事，如今想來，又增一份悵然。

幾天後我在宿舍信箱裏收到一張印着「來自理查思貽齊的棹子 from the desk of Richard S. Y. Chi」的便條（理查思是他的英文名字）：「唐龍同學：

「唐龍同學：明晚中國同學會迎新，可多認識一些人；如無車不便參加，貽可往接也。」那天彷彿恰是農曆除夕，吃的茶點稍有年的氣氛；中國同學大體是香港來的。

齊老師的語言學採用的基本教材是趙元任先生的英文著作「中國文化」，厚厚的一本，沒有什麼體系，有如漫談。我在班上認識一位韓國同學，他說他是從哈佛大學轉學來的，因為他負擔不了那邊的學費；這使我不免想到哥大，哥大和哈佛既同屬長春藤盟校，我若去哥大，會不會陷入同樣的困境呢？他又說齊老師人很好，他若有女兒，會把女兒許配齊老師；祇是齊老師一定已結婚了。我笑道：「真的嗎？齊老師還是單身；所以你若有女兒，大可以嫁他。」我洋洋自得於消息比他靈通，不過想不起這「消息」是否直接得自齊老師。

我另選的個別研究既然「全班」祇有我一人，上課便是每週按時到齊老師的辦公室一兩次。他開了一張書目叫我研讀，其中包括印順法師的「中觀今論」，默提 T. Murti 論中觀的「佛家中心哲學 The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」，根舍 H. Gunther 英譯的「The Jewel Ornament of Liberation」等

書。他於印順法師的著作甚所推崇，認為他對中觀解悟獨深；曾希望我代為購求，以供將來開課之用。有一天課後走在路上，我們偶及中觀的「無生」之說，這兩字極關緊要，所謂證悟，便是要證「無生」，如空海大師說「我覺本不生」，所覺的就是這個，更無其他。我說：「『無生』大約是從本體上立說；現象上還是有生滅。」他說：「不對，從現象上說，就是無生。」

這與我的觀點稍有出入。我認為現象上的萬象森然是無從否認的，若是俗眾眼中明見萬象森然，而佛家却只對現象一味抹煞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那實在無以取信於人。怪道任憑說破千百張嘴，人也不信；恐怕連自己都不能自信，怎能侈言接引眾生？所以我人當先肯定現象界的存在，再分析其無常、虛幻、空；由此體認現象與搏之無形、不知其名的本體是一而非二，這可以成立「漸悟說」。或者立見現象的存在為空，直趨本體，這可以成立「頓悟說」。但兩說於「幻有」都取肯定的態度。齊老師的說法應詮解為無常的現象（生滅）當下即是空，還是說根本就沒有無常的現象？若是前者，便成頓教；若是後者，則惜乎我當時未作進一步的請教，不知其詳。請益於師，譬如敲鐘，不敲則不鳴，誠足為憾①。

比舍普那時的職銜是副教授，他選用的教材是赤壁賦，他大約深信「寄託諷喻」之說；拆字解文，時生新義。講到「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。」自然更是發揮佛家道理，淋漓盡致。有個週末，他請班上同學到他家裏小聚；他家門口的水泥地上，刻著一前一後的兩個腳印，又加個箭頭，指向門裏。大家喝茶聊天，不拘形跡。他自稱已經成佛；我為他進一解說：這話一點不錯，因為一切眾生，本來是佛。

（未完）

（上接第35頁「契嵩大師」）

大師又說：「予既治佛學，又喜習儒。習儒之書甚，而樂為文詞。」因此他的文風，宛似儒者。同時，也由於他「習儒之書甚」，所以他理所當然地成為宋代融儒歸佛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。這裏，應當指出，契嵩大師在郎簡的慫恿下，曾對「壇經」進行改編，即所謂「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」，便是這一改編的成果。胡適在其「壇經考之一」中說：「我曾細細校勘『壇經』各本，試作一圖，略表『壇經』的演變史：

『壇經』古本

（一〇五六）

（一二九一年）

宋至和三年

元至元辛卯

（敦煌寫本）

契嵩三卷本——宗寶增改本——明藏本

『曹溪大師別傳』

經查考，胡適此說是根據「宋郎簡『六祖壇經』序裏所說：『更二載，嵩果得曹溪古本，校之，勒成三卷』」而言。但存在的契嵩本『壇經』祇有一卷。「三卷本」的契嵩本「壇經」，人們沒有見過，恐怕連胡適本人也不會見過。在「壇經考之二」中，胡適在對敦煌本（一萬二千字），惠昕本（一萬四千字）和明藏本（即契嵩本二萬一千字）三本「壇經」的字數作了一個比較之後說：「這可見禪宗和尚妄改古書的大膽真可令人駭怪了。」他肯定「那些部份是契嵩和契嵩以後的人增改的。」可見契嵩本「壇經」開了大肆篡改六祖原著的惡例。在混淆慧能大師本來的思想方面，契嵩是負有重大的責任的。

郎簡在「六祖壇經序」中說：「然六祖之說，余素敬之。患其為俗所增損，而文字鄙俚繁雜，殆不可考。會沙門契嵩作『壇經贊』。因謂嵩師曰：若能正之，吾為出財模印以廣其傳。更二載，嵩果得曹溪古本，校之，勒成三卷。璨然皆大祖之言，不復謬妄。」應當說郎簡是始作俑者。

契嵩大師圓寂於宋神宗熙寧五年（一〇七二年）六月四日，世壽六十六歲。